南華發覆

南華發覆卷八

太湖戴君德著

嘉禾鍾代英幼芝甫同較

讓王第二十八

此篇以東坡論之以其文章枝葉麄大疑似後人竄入若以意義揆之出于莊生之手無疑何也由前庚桑之於無鬼則陽之流不能攜謙韜晦以道自全而欲以德臨人以言教人則其所失者重所邀者輕也至此而言王之可讓則無物不可讓矣有道之士至貴國爵并焉志在重生而不重外物也言讓王者將以起高尚肥遯之風也載道無名以其有退讓之名亦謂之雜也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

支父曰以我爲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猶云僻疾有隱僻之疾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世之所貴重者天下也而不以害其生不以其養害所養也又況他物乎何況非天下至重之物而可害其生乎是不以養害身也唯無以天下爲者乃可以託天下也何以見得無以天下爲者乃可託天下也以其重生不重物也

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支伯卽支父也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方治身之不暇何以天下爲也故天下大器也器之大者無過于天下而不以易生則生之不可易也明矣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異乎俗者世人樂富貴而輕生有道

者薄富貴而重生此所以異乎俗者也○何以見得異乎俗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予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樂其道之自得吾何以天下爲哉悲夫子之不知予也不知予之不以利累形也不知我是不知道也無道之治不可與處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終身無聞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爲人葆力之士也以利累形之人也非所以養德也以舜之德爲未至也非吾徒也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於海終

身不反也（夫子亦云乘桴浮于海以見世俗不堪與處也○上之人年遠傳聞無可考證故又引大王亶父以實之）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于此）矣爲吾臣與爲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所用養土地也所養養生也）因杖策而去之（不與之爭）民相連而從之（民以亶父之德不忍棄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大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不以所用養害所養）能尊生者雖富貴不以養

傷身崇高莫大乎富貴亶父有土之君也不稱戈于狄而去之可謂能尊生矣故能有其國而令聞長世也雖貧賤不以利累形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卜不習吉皆重失之不知邇可遠在茲見利輕亡其身所厚者薄所薄者厚輕重倒置之人也豈不惑哉是眞惑也○下正見無以天下爲者乃可託天下也越人三世弒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而出之乘以王輿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咸天下之亹亹者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爲君也惡爲君

之患也（患其篡弑之風未殄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以其知重輕也）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為君也（能不以國傷生者可以託國矣約下復申明身又重于天下以警後之人不得輕身重物也）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韓侯）昭僖侯有憂色（憂不得土地）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銘盟約也）書之言曰左手攫之（攫援書一）則右手廢（廢斷而去之）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攫援書者有天下也）君能攫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斷臂而有天下天下之謂何）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

下也明矣然則身亦重於兩臂以天下觀之韓不過天下之一小國耳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不過韓之土地耳其輕於韓又遠又太相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不得其土地是得之輕而失之重也豈不惑哉僖侯曰善哉敎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明乎經禮變禮之事然後知輕重之分可與適權矣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昭僖之所以不攫也○下言有道之士眞惡富貴者不求聞于人也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苴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曰

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恐非遺闔而遺他人使者或誤聽不若審之審其實而後致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眞惡富貴也無一毫辭讓之名迹是眞惡富貴者也○此數語斷案結欵皆莊子自爲之詞常人亦說不出全見呂氏春秋可證不常去莊子未達必得其眞故曰道之眞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緒殘也出其殘剩以爲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土苴糞草也又云糟粕皆臭腐物也由此觀之帝王之功功蓋天下而不自以爲功者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之道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其身棄其生以殉于外物豈不悲哉悲其不知重輕也○又以珠彀譬要人知重輕也凡聖人之動作也聖人躊躇

以與事必察其所以之行所當行不可行不行也與其所以為為所當為不可為不為也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世之為亂謀則去之自為謀則取之是皆不知隋侯之重輕也雖十百隋侯于生何益外物也豈特輕而已哉○又引列禦寇者便見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為者之人也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不受無名之賜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

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饑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君自以為不好士之過先生不肯受豈不命邪命該貧困邪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有道之士極深研幾以前民用受茲介福也自非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為徇情于乳雜之索未免嚮隅于禍網也哉世人勘此關不破受了多少結齒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食其祿者死其事既無與同好誰與同惡所以遠禍也○又引屠羊說以見有道之士不受非分之賜楚昭王平王子名軫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亡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

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王曰強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誦詩書而發塚居屠肆而守義何代無之夫貪天以爲己功市權而要重賞者聞此亦當知愧矣）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冠吳軍入郢說畏難而避冠（是以出走）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於天下也（是以不敢見今之鑽求倖進者聞此亦可以愧心矣）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

義甚高子其爲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吾豈可以貪爵祿之利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賞以勸善刑以懲惡賞罰當君之明也若刑濫及善賞僭及淫是君之不明也君之不明何禍之有是以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不受萬鍾之祿而復屠羊之肆可謂守義讓善知道之士也賢于月利尚祿之人遠矣○下言志道之士患不能行不患貧也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苫草爲屋蓬戶不完編蓬爲戶桑以爲樞屈桑條爲戶樞而甕牖二室破甕爲牖褐以爲塞以褐衣爲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鳴琴子貢乘大

馬（以駕車）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巷小而車大也）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縰履（冠裂如花履不着跟）杖藜而應門（以藜為杖而自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趍時之勢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學不厭智也學當為己反以為人而不自行其所學教不倦仁也教當為人反以為己而不能設教）仁義之慝（依託仁義為奸慝借）輿馬之飾（以驕人）憲不忍為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曾子居衛縕袍無表（衣蔽縕袍）顏色腫噲（盈虛不常之貌）手足胼胝（重趼也）三日不舉火十年

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縰而歌商頌以見志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知道之人安貧樂道不知天之高地之下也自適其適而已無他嗜好也故養志者忘形忘形骸之外飾也養形者忘利不以利累形致道者忘心矣無心是道故致道者忘心也○上者顏闔之逃幣列子之辭粟屠羊說不爵原憲之不病此皆致道忘心養志養形之人也若子貢者以富貴而驕人宜乎有道者嗤薄而卑鄙之也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飦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

自樂也自樂其樂而已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知足之足常足不以利累形者可謂有得之士也審自得者自有實得者失之而不懼列子之所以辭粟行修於內者無位而不怍原憲之所以弦歌丘誦之久矣未見其人也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得其友也○此又為山林隱逸之士希慕富貴而未能劃絕者開一出路也中山公子牟魏之公子封中山君名牟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魏闕君門也柰何猶戀戀不忘柰何遣去此心也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見得身重于物則無外慕而名利之心自輕矣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自勝

也雖知生可重物可輕然其心不能自勝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如且順從之若不能自勝而強使之不從者未免抑遏過當反傷其神矣此之謂重傷不能重生輕物已傷其神矣復強之而使從是重傷也猶恐重傷之人無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為於布衣之士巖穴布衣之士所難況萬乘之公子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亦可謂有重生之意矣○下言有道之士居常無所見至貧窮困厄死生患難之際知其為有得也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羮不糝純菜而無米糝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

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所見之細不知道之大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如此之厄困）可謂窮矣（而弦歌鼓琴以自娛邪）孔子曰是何言也（所謂窮通者非富貴利達之謂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是世喪道也）其何窮之爲（未嘗窮也）故內省而不窮於道（內明達而不喪志辱身以屈于道）臨難而不失其德（臨患難安于命而不苟免以喪德）天寒既至霜雪

既降吾是以知松栢之茂也歲寒然後知松松栢後凋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是吾之幸也自非陳蔡何以占我乎日之所養正于此而見之是爲之幸也孔子削然削畧也畧其語言復反琴而弦歌子路扢然執干而舞干楯也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子貢亦因此而悟曰吾陶鎔於夫子之道而不自覺猶受天之盖而不知天之高受地之載而不知地之厚也○亦因此而知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矣何足介意故許由娛於潁水之陽而共伯得乎丘首名和厲王之難諸侯請以爲天子後因大旱而立宣王宣王立共伯復歸於宗所以逍遙自得於共山之首是狐死首丘也○此結言道之所在或出或

（處任之而已不當有讓士至有沉身餓死之裂者以其讓也俱非道之正是亦謂之雜也）辭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能安于畎畝而遊堯之門是辱行也）不若是而已（止也）又欲以其辱行漫我（汙也）吾羞見之因自投清冷之淵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曰非吾事也（伐國不問仁人）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瞀光而謀瞀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阻兵安忍是強力忍垢也）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尅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

始謀乎我必以我爲賊也勝桀而讓我必以我爲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貪之與賊非辱行而何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椆水而死椆水在潁陽湯又讓瞀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子有是三者何不可以立瞀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尊我乎況尊尚於我人犯其難我享其利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沉於廬水在遼東○引孤竹君之子者正見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也昔

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岐周在西故指文王爲西方之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之盟曰加富二等約以堅其來歸之心就官一列列在一品血牲而埋之牢牲取血以盟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吾之所以來歸者道也信祿尊爵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祀神敬謹而不邀福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於人忠信而不求所利樂與政則爲政樂與治則爲治不以因人之壞而自成也不以因人之卑而自高

也不以遭時之亂而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爲政
上謀而下行貨遭時自利謀也就官加富貨也阻兵而保威陳列兵甲而保其威勢
割牲而盟以爲信揚行以說衆暴紂之惡揚己之善以悅衆
殺伐以要天下之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太公亶父之謂何吾聞
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行其義者不辭其祿遇亂世不爲苟
存非其道者不踐其土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傷也周以塗吾
身也塗汙也不如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
山遂餓而死焉下斷詞也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
可得已可得苟已於富貴則必不賴高節戾行獨樂其志不

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直以義不可已故甘窮餓而死耳○讓王者意在高尚也上之棄榮辭祿以重生下之不苟生輕身以厲俗總言道之所在不問輕之與重也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吉哉言乎死有輕于鴻毛有重于太山者亦以此也嗚呼讓且不受何況行竊宜乎其沉身殞命也

盜跖第二十九

淮陰劉昌齡心盤甫
冶城唐道時子貞甫　仝較

雜篇之中而有盜跖者何也言何適而無道也道一而已有君子焉有小人焉借以爲竊國則爲大盜用以爲治化則爲聖人譬之韓非李斯俱學黄老而非用刑名斷爲慘刻所見不同路頭走異也

孔子與栁下季爲友姓展名獲字季食居栁下謚惠栁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横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戸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

孔子謂栁下季曰夫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詔教也）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爲盜跖爲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爲先生羞之（有兄若此而弟爲盜竊所以羞也）丘請爲先生往說之栁下季曰先生言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奈之何哉且跖之爲人也心如涌泉（貪利好得而莫可遏）意如飄風（或喜或怒倏起倏滅飄忽不定）強足以拒（衆）敵辯足以飾（己）非順

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往則恐招其辱也孔子不聽顏回爲馭子貢爲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太山之陽膾人肝而餔之聶而切之日膾時餔而食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通事之人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此便是心如湧泉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僞人虛巧詐僞之人孔丘非邪爲我告之此便是易辱人以言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木遇枝則多節故可以爲冠帶死牛之脅革帶多辭謬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脣鼓舌擅生是非以

迷惑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不反其道德之本而求仁義之末妄作孝弟而僥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僥倖於富貴之萬一子之罪大極重迷惑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知反本是罪大極重也疾走歸則已不然我將以子肝益晝餔之膳謁者以盜跖之言還報孔子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季願望履幕下言不敢望承顏色願望履結而已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案劒瞋目瞋目張目也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

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辯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衆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鍾而名曰盜跖丘竊爲將軍耻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衞西使晉楚使爲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爲諸侯與天下更始（改年立號）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所願也（將軍不爲此而此爲臣之所以）

不取也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謂耳言可以利誘可以言從者皆下愚無知之民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說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何待人譽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丘告我以大城衆民是欲規我以利而恒民畜我也言可規以利可諫以言者自無定見皆愚陋恒民之謂耳雖有大城衆民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湯武立爲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邪利大者人爭之是以絕滅也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

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棲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臥則居居（居居自得不相親比之貌）起則于于（于于猶居居也）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同于禽獸居族與萬物並而）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始造兵者神農之後第八帝曰榆罔世蚩尤氏強與榆罔爭逐榆罔榆罔與黃帝合謀以遂擊殺蚩尤）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羣臣（而後）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凌弱以衆暴寡湯武

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修文武之道掌天下（義理）之辯（有不純正者質之孔子）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縫掖之衣淺狹其帶）矯言（修辭）僞行（立誠）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邀）求富貴焉（是非盜與）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爲盜丘而乃謂我爲盜跖（盜之原始于子而人不知也）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菹（醢也）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而使子路若是）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迹於衛窮於齊圍於

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菹此患是則上無以爲身下無以爲人若以此論之子之道豈足貴邪不足貴也何可謂之聖人才士世之所高者莫若黃帝黃帝上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殺長子舜不孝流母弟禹偏枯過門不入湯放其主放桀于南巢武王伐紂懸頭于太白文王拘羑里紂囚文王于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眞而强反其性情所以不慈不孝放主伐紂其行乃甚可羞也上歷指衆之不善以言利下指衆之不德以邀名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

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焦衣蔽衣持蔬道遇子貢子貢曰吁吾子苦矣焦以言擢子貢貢因以言擢焦焦媿而立槁于洛水之上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爲魚鼈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晉文公失國介子推從亡割股以食文公公反國頒賞而遺子推子推懟而逃之後文公追憶使人燔其山竟不出而死尾生高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者無異於磔犬張其尸曰磔流豕操瓢而乞者言其身之見殺無異于犬豕操瓢行乞者求于人也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離罹也此皆流着于名視死如歸不念其本真之性以養壽命之源者也世之所

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沈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爲天下笑 笑其徒殺其身而無用爲國也 自上觀之 伯夷叔齊鮑焦之流以 至于子胥比干 此數子者不能抑志退身甘蓼蟲之樂處燕雀之堂自掇泯滅 皆不足貴也丘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 鬼神幽渺 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 不過忠臣孝子志士仁人盡于此矣 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 言人之情終日營營以求遂其欲 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

中言人在一月之中病瘦死喪憂患之日多喜樂之日少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不過六十八十百歲而已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言其疾速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如白駒過隙無有幾多光景不能說其志意目視耳聽口味志盈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自非偃仰從容以送餘齒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造城立邑尊爲諸侯皆吾之所棄也拒可規以利可諫以言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狂狂乎趍利汲汲乎賣名此皆詐巧虛僞不實事也非可以全真養德也名之與利不過若此而已奚足論哉不足稱論也○要見盜跖尚欲全真養命爲重豈有至人而輕身重物者哉所以不足論也孔子再

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下明三失目芒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邪孔子仰天而歎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逆汝意若前乎若吾前日之言乎孔子曰然不出季之所料也丘所謂無病而自灸也言自己討尋幸而疾走正所謂料虎頭編虎須幾不免乎虎口哉茲幸而得脫〇此下言不獨盜跖爲然凡世之妄求苟得不義而富且貴爲名利而脩以利惑眞不念本養壽命者皆盜竊也子張問於滿苟得但求苟得以滿其欲曰盍不爲行盍何不也何不修仁義孝悌之行無行則不信不足

以取信於人不信則不任利不可以虛受名不可以苟得不任則不利能者見利不肖者自屏也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是也真在乎行義而名利隨之矣若棄名利反之於心而安於恬退不去馳名逐利則夫士之爲行不可一日不爲乎亦要爲也滿苟得曰無恥者富多求貪得多信者顯聽其言行其計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恥而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真是也真在乎信若棄名利反之於心而不斬信則夫士之爲行抱其天乎抱其天而不爲乎下言貴賤在行之美惡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也今謂臧聚曰臧獲奴婢之稱汝行如桀紂則面有怍色有不服之

心者（是）小人（之）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爲匹夫（也）今謂宰相曰子何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則必自慊）稱不足者士誠貴也（以此較之）故勢爲天子未必貴也（小人之所賤也）窮爲匹夫未必賤也（君子之所貴也可見）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不在高下也行之美則貴行之惡則賤士之爲行不可一日不爲也）滿苟得曰小盜者拘（之而執）大盜者（竊國）爲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何以見得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殺公子糾而妻其妻）而管仲爲臣（稱臣于小白）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受其聘幣）論則賤之（論其人則稱臣受幣）行則下之（言其行則遊于弑君竊國之門）則是言

行之情言顧行行顧言之情悖逆戰鬬於胸中也不亦拂乎以此觀之貴賤之分何在行之美惡幾在無恥與信耳故引書以証曰孰惡孰美成者為首不成者為尾言世間之事誰美誰惡以成事為賢不成者為賊也以成敗論人不在行有美惡也子張曰子既不為行卽將疏戚無倫矣貴賤無義矣長幼無序矣然則五紀六位五倫之紀綱君臣父子兄弟之六位將何以為別乎滿苟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母弟父之于子兄之于弟戚也堯殺長子舜封象于有庳不得有為于其國是放也疏戚豈有倫乎湯放桀武王殺紂君之于臣義也貴賤豈有義乎王季為適周公殺兄誅管叔蔡叔長幼豈有序乎儒者偽辭作虛偽之辭以

辯別墨者兼愛以濟衆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不能辯別也且子正爲名我正爲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必順理而求不監於道不必監于道而得吾日與子訟於無約無約束之言曰小人殉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殉名殉利情性雖有不同乃至於棄其所爲殉名殉利之所爲而殉其所不爲殉其性命之情則一也士之爲行抱其天乎故曰無爲小人不爲小人反殉而天不殉物而殉天則無已欲矣無爲君子不爲君子從天之理不殉名而循天理則無已私也若枉若直似枉非枉似直非直相爲天之至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時消則順之以消時息則隨之以息若是若非可乎可之不可乎不

可之執而圓機執其圓轉活潑之樞機以應是非時消息以順其氣運便是獨成而

意與道徘徊徘徊於道也無轉而行士之爲行不可一日不爲是無轉而行也

無成而義不用成而之義將失而所爲視其天而不爲無赴而富無求

而自當無殉而成無殉而自成將棄而天若此而行將棄而天而不爲也○下

復引古以證爲名利而行忠行義之患比干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禍也

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立乾申子不自

理申生也受驪姬之譖以死廉之害也孔子不見母無考證匡子不

見父匡章諫父爲父所逐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

語以爲士者當正其言正其忠信廉義之言必其行忠信廉義之行故

不免服其殃離其患也又何以為行乎吾故曰名利之實不必順于理不必監于道也

○此下言長生安養之道不在貴富也無足問於知和設出此等名目亦與苟得相似言無有厭足之人問知和者以知和之也曰吾觀之世人卒未有不興名就利者何也彼富則人歸之歸則不免下之下則表所以貴之夫見下貴者之人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坐食休養願指氣使樂意之道也今子獨無意焉無意于名利焉為其知不足而不為耶意有所知而力不能從心而行耶故推正不忘耶指引先正體義束縛而不為耶知和曰子之所言皆非也今夫此人此等與名就利之人自以為與己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皆不若自我以為夫離絕世

俗高過一世之士焉是專無主正自已無有專主正見所以覽古今之時覽古今應變合時之宜是非之分也人是則是之人非則非之與俗化世順世俗之汙隆變化而不知重輕也去至重之生棄至尊之道以為其所為也所為貴富而不自知其得失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亦太相遠矣何也慘怛憂愁之疾恬惔閑愉之安不能監之於體怵惕戒懼之恐欣懽悅適之喜不能監之於心知為為而不知所以為知與名就利而不知監之于體不能監之于心是以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不免于患害以殞其身也以富貴而論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所以遠也無足曰夫富之於人

無所不利窮美究勢極其世之美好逞其勢之所爲至人之所不得逮聖人之所不能及俠衆人之勇力而以爲威強秉衆人之知謀以爲明察因人之德以爲巳之賢良非享國而尊嚴若君父且夫耳目之于聲色口體之于滋味權勢之於人心此皆不待學而樂之非樂意乎體不待象而安之非安體乎夫欲之與惡避之與就固不待師敎而自然安之此人之性也

天下雖非我天下之人雖不似我之貪得孰能辭之然亦未見有超然而獨辭於富貴者何也安體樂意者也知和曰吾見知者之爲不事富貴也故動以安養百姓爲心有萋有且不敢違越于其矩度是以常足而不爭

其美無以爲故不求其勢設有所不足故求之非爲己求也動以百姓故也是以爭四處而不自以爲貪不足也有餘故辭之在我者旣足則身外之物皆有餘故辭而去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爲廉有餘也廉貪之實非以迫外也非以要名譽也反監之度反監其天地盈虛消長之度數勢爲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計其患慮其反計其天地盈虛終則始極則反之度數是以君子有居安慮危之戒也以爲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不受貴之與富也非以要名譽也非要廉讓之名也堯舜爲帝而雍雍雍揖遜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利害生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

以事物害己也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
若此則可以有名之實耳彼非有以興名邀譽也天下之名自歸
之耳名其可興乎利其可就乎無足曰以若所言必持其名空持其名而無實得矣盖
苦其支體絕其甘旨約其奉養以持其生則亦久病長阨
而不死者也矣以名為知和曰平為福知者以平爲安爲福有餘為
害者以有餘為害身之物物莫不然莫不然其言而財尤其甚者也
今富人耳營鐘鼓管籥之聲口嗛於芻豢醪醴之味
以感其意酒爾酒荒爾色遺忘其業遺忘其日用事為之業可謂亂其意
矣侅音礙溺於馮氣溺于酒色憑恃其財勢以養其氣若負重行而上也

（若負重而上行）可謂苦（其身）矣貪財而取慰（貪財以慰無厭之求）貪權而取竭（招權而欲以竭天下之勢）靜居則溺（溺于聲色）體澤則馮（馮恃其財勢以爲其所欲爲）可謂疾矣（若負重而上行矣）爲欲富就利故滿若（阿）堵（暴于）耳（目）而不知（辟）避（尤）且馮（其志意）而（一念）不舍可謂辱矣（是守財虜耳可不辱乎）財積（叚）而無（所）用（尤拳拳）服膺而不舍（而一毛不拔）滿心戚醮（惟日不足晝夜持籌）求益而不（知）止可謂憂矣（憂懼而不舒矣）內（居）則疑刦請之賊外（出）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樓疏（重樓內匝疏軒外通防設守備）外不敢獨行（必盛卒徒而後敢出）可謂畏（怯而恐懼）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溺于貨賄利令智昏有此

六患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禍患卒至如石曼卿之奴輩利吾財耳

求盡性竭財盡其生命竭其財貨單以反一日之無故貴為天子求為匹夫而不可得也如華亭鶴蔡上唳又何足道故觀之名則不見

無名可得求之利則不得無利可尋觀夫此輩與名就利之徒緣其心意絕其

體膚而爭此此貨禍之物而以為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惑乎惑之甚也王愷

步帳石崇珊瑚殿鑿也離名輕死以

利惑真之人可不戒乎絕當戒也

說劒第三十

桐城蔣臣一个甫
秣陵蔣應科望雲甫 仝較

說劒一篇言有道之士貴在養神不當養身栽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若徒養其身而不知養神未免逐物喪眞以利累形而反傷其身矣以此而論長生安能棄意之道不亦遠乎養神之道要在不以知慮搖精不以視聽勞形形始得神將守形形乃長生也神則無所不利矣奚獨千里不留行哉精而又精反以相天

昔趙文王惠文王名何喜劒劒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劒於前死傷者歲有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

三年國衰諸侯謀之（欲以弱其國）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悅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能說大王）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爲壽）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敎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不敢言餉莊子而謙言幣從者）夫子（旣）弗受悝（也）尚何敢言（事）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王之喜好抑何可絕）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雖有金無益于事）使臣上說大王（得當王意）下當太子趙國何

求而不得也〔何事于金〕太子曰然〔然其言之善也〕吾王所見唯劍士也〔蹤劍士之外槩不見也〕莊子曰諾周善爲劍太子曰然〔然先生雖善劍必易其裝而後可以入見何也〕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謂不畧其頭鬢髮皆突然上指〕垂冠曼胡之纓〔冠低倒而纓亦曼衍不整〕短後之衣〔以便作事〕瞋目而語難〔其勇壯果敢之氣奮發而目張口塞〕王乃說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韓非之有說難者言人君之難說也必先揣其志意設合而後可以言事也今王好武裝先生必以儒服往事必大逆恐不相入也〕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以示其勇〕見王不拜〔以示其壯〕王

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為先容也曰臣聞大王喜劒故以劒見王無他術也王曰子之劒何能禁制曰臣之劒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十步之內與人相擊輒殺之千里不能阻于行也王大悅曰若此則天下可稱無敵矣何以知之莊子曰夫為劒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利而誘之亂而取之也後之以發先之以至後人發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計者也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止就舍待命令設戲設劒戲也請夫子王乃校劒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劒於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敦劒敦校也考校其勝者也莊

子曰望之久矣（望王設戲之命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長短）皆可然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爲鋒（鋒劍尖也）齊岱爲鍔（鍔劍刃）晉魏爲脊（背）周宋爲鐔（劍口）韓魏爲鋏（劍抱）包以四夷（天子有道守在四夷也）裹以四時（之氣春生秋殺）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以金木水火土五行制之）論以刑德（論以五行相生相剋之刑德）開以陰陽（按陰陽之氣開之而陰閉則陽開）持以春夏（春夏則持之盛長也）行以秋冬（秋冬則行之肅殺也隨天地陰陽之氣候以行止也）

此劒一用直之無前迎之不見其首舉之無上隨之莫得而後案之無下運之無旁無門無旁也此劒充塞宇宙上天下地無時無方無所不利上決浮雲下絕地紀在人用之耳惟神人可以御神氣此劒一用乃能匡諸侯而天下傾服矣此天子之劒也天子乃用劒之神非所用劍也○夫劍者斬關之良也神物之化須人而成高陽氏有畫影劒騰空劍若四方有兵此劍飛赴指其方則克虽胡子爲楚王鑄龍淵泰阿之劍登城而麾之三軍破敗士卒迷惑流血千里此劍威也抑亦神聖主使然也神農赫胥以石爲兵黃帝以玉爲兵鐵兵之神豈非聖王之力哉王有聖德劍有神化文王芒然不知自失失其所以爲劍之意曰諸侯之劒何如曰諸侯之劒以知勇士爲鋒以清廉士爲鍔以賢良士爲脊以忠直

士爲鐔以豪傑士爲鋏此劒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運行無積以順三光日月星辰照臨萬物下法方地載陰陽之氣以順四時中和同民物順意以安定四鄉此劒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不待發號施令而聽從君命者矣用劍之道其道甚微而易其意甚幽而深道有門戶亦有陰陽開門閉戶陰衰陽興凡手戰之道內實精神外示安儀見之似好婦奪之似懼虎布形候氣與神俱往不聞斯道者一人當百百人當萬此諸侯之劒也王曰庶人之劒何如曰庶人之劒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

決肝肺此庶人之劒無異於鬬雞一旦命已絶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劒臣竊爲大王薄之薄而不取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劒事已畢奏矣惟王所用之

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而定氣養神欲用其天子之劒而劒士皆服斃其處也以王不好庶人之劒也用天下者貴在用神不在用兵也神則天下無敵矣

漁父第三十一

檇李 金景鎬子服甫 仝較
金黃耳臣甫

道本無名篇名漁父者無始無名便是道也漁樵于江渚之上以自養人莫得而知此之謂真人真則好惡不驚死生不變不惟保身全生免患亦可感格人神失不精不誠不能動人人其可不真乎故凡道之所在聖人尊之者尊其道也今漁父之于道可謂有失敢不敬乎所以敬也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黑林名休坐乎杏壇之上壇名澤中高阜處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鬚眉交白鬚與眉俱白被髮揄袂袂短衣行原以上

距陸而止距至也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相對而立客指孔子曰彼何爲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氏姓名子路對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所治何事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修飾禮樂制禮作樂選擇人倫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化天下之民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齊民也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非天子不制禮樂不典教化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非王佐之才不忠君不化民也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

曰（且行且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其）心（志）勞（其）形（累）以危其真（喪其自得之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以其苦心勞形于道之分亦太相遠矣）子貢還（以漁父之言）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是聖人也）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拏而引其船（以行）顧見孔子還鄉（孔子）而立孔子反走（却行而前）再拜而進客曰子（來）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嘗）有緒言（未盡）而去（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是緒言也）丘不肖未知（言之）所謂（是以）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相丘也（願終其說得以輔相）（丘之未至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

丘少而修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未嘗遇人如此其賢也敢不虛心請益是以竊待也客曰臭味相投是同類相從不謀合道是同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吾之所有者天理也而經畫子之所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正者政也明王之治道德仁義定而天下正諸侯之政在賞善刑淫養民如子上下慈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此之爲正大夫之正在稱職庶人之正在修業治之美也四者離位天子不道諸侯僭竊大夫不職庶人怠荒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以職任治而不失宜人憂其事人各憂其所事而無怠忽乃無所陵彼此效力乃不陵替故田地荒蕪房室敗露衣食

不足徵賦不屬不完妻妾不和長之與少無有倫序庶人之

憂也才能不勝其任當官之事不能治理行不清白

卑下汚辱羣下吏彼此荒唐怠惰功業盛美不得而有高爵厚祿

不事持守大夫之憂也廷無忠諫之臣國家昏庸攻亂工

匠技藝不能精巧貢職方物不事美好春秋後倫諸侯逐進狎主

亂盟莒魯爭鄆朝覲怨序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之氣偏亂不和

寒暑不時夏寒冬燠以傷庶物五穀不實歲序不登諸侯暴亂奢僭無度

逞心厚妻擅相攘伐攘奪以示威殺伐以要利以殘民人禮樂不節樂不

節則不和禮不節則怨序財用窮匱民用不足人倫不飭不孝不悌百姓淫

亂奢淫𨅔亂天子有司之憂也言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各有官守各憂其事不相奪倫而無敢出位言事者今子既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自修飾禮樂選擇人倫以行其教化欲以齊其庶民不亦泰多事乎實多事也且人有八種疵病事有四種患害修身者不可不察也何謂八疵非其事而事之勢非君侯官無職任而擅飾禮樂選人倫是謂之總攬也包攬之謂也○上之而欲忠于主化于民是謂之佞佞人希意道言希人之意引導其言以求合于時謂之諂諂媚之人不擇是非而言不擇是非所出而一意順承謂之諛阿諛之人好言人之惡喜訐露人之短謂之讒讒譖之人析人之交離

(人之)親謂之賊(殘害之人)稱譽詐僞以敗惡人(陽爲稱譽陰行敗惡)謂之慝(蔽匿不露謂之奸慝之人)不擇善否兩容頰適偷拔其所欲(不擇人之善否脅肩諂笑彼此顏適窺覷其所欲以誘拔之)謂之險(險邪之人具)此八疵者(之人)外以亂人(誘人以亂不能安靖其國令聞長世)內以傷身(以誣道蔽人罪莫大焉是傷身也○是此等人)君子(之所)不友明君(之所)不臣(是以謂之疵也)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經理國家治亂之大事發號施令)變更易常以挂功名(掛高掛也喜爲非常之事以取莫大之功名)謂之叨(冒)專(一巳之)知擅(天下之)事(非有君侯之勢官守之任而與教化齊庶民是)侵人自用謂之貪(得)見(巳之)過不更聞(人之)諫愈甚謂之很(戾不受人諫也)人同於巳則

可不同於巳雖善之（強謂）不善謂之矜（誇）此四患也（有此四者患害殃身之物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巳（有疵患之病之人不可教者以其不能虛也）孔子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丘之所為不知有所缺失）而離此四謗者（再逐削迹伐樹圍陳者）何也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絶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若揭日月而行是不知處陰休影也）處靜以息迹（若負建鼓而求亡子是不知處靜息迹也）愚亦

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審詳居仁由義者善之非禮非義者不善之察同異之際明察辨別同于己為是之異于己為非之觀動靜之變樂觀事之動靜動則行之靜則安之適受與之度適當可受雖聘幣不辭適有可與雖身命不吝理好惡之情理所當好雖疏遠亦近也理所當惡雖親昵尤外也和喜怒之節當喜而喜當怒而怒發皆中節由此而行而幾於不免矣此皆不知處陰休影處靜息迹者也謹修而身不變更異常不專知擅事不侵人自用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則無伐樹削迹之患累矣今不修巳之身而求之人察同異理好惡不亦外乎是務其外而不務其內也罹此四謗者非無因而致前也豈得謂不知所失繫因太多事也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

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真則入金石透水火何況人而不能感動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勉強而親者雖笑不和真悲雖無哭泣之聲而哀劇真怒未發而威不待觸發而振威真親未笑而和不假色笑而自和好真在于内者神動於外所以入人也是所以人要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真則事親則慈孝真則事君則忠貞真則飲酒則懽樂真則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用爲主飲酒以懽樂爲主處喪以悲哀爲主事親以悅適爲主是則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無一毫忠孝之行迹矣事親以悅適爲主不論所以矣不論甘旨之奉養厚

薄也飲酒以懽樂為主不選其具矣不選其治具器物之美好也處喪以哀毀為主無問其禮矣無問其喪塟不封不樹合禮不合禮之所以也禮者周禮世俗之所為也外飾也真者精誠之至也所以受於天也天分中出也受于天者自然不可易也自無變易也故聖人取法于天貴在于真而不拘拘於俗套也愚者反此愚陋恒民者反乎此不能法之于天而常憂恤於人是不知貴真祿祿而受變於俗故不足隨世俗之變而圖美觀于衆人之耳目以合外好故常有不適不樂之不足以其不真也惜哉子之早湛於人偽而晚聞大道也惜哉者惜夫子之早不聞道以至于今六十九歲而聞之惜乎其太晚也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

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丘之陋劣而周比之躬身服
役以事夫子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不知先生舍于何所請因受業
而卒學大道請因受業于門而盡大道之學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
與之至於妙道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傾命不可與往者不知其
道慎勿與之身乃無咎不知其道而與之遊所行不合未免招尤不與之往則無
悔吝之咎矣子其勉之勉吾之言也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
船而去延緣葦間莫知所之顏淵還車子路授綏孔子不
顧待水波定不聞拏音而後敢乘亦見孔子敬之至也自非好賢樂善
虛以受人者待水波定而後行也聖人聖人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爲役

久矣未嘗見夫子遇人（敬人也）如此其威（肅）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伉禮夫子猶有倨傲之容今漁父杖拏逆立而夫子曲要磬折再拜而應得無太甚乎（遇人太甚）門人皆怪（異）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乎（漁父何以得此于夫子而謙恭若是）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弟子之列惟）由之難化也（自及吾之門）湛於禮義有間矣（已非一日矣）而樸鄙之心至今（由然）未去（而不化）進吾語汝夫遇長不敬失禮也（漁父之年可謂長矣）見賢不尊不仁也（漁父之言可謂賢矣）彼非至人不能下人（彼漁父若非至人何可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

眞我之下人而不能盡誠則不得至人之眞故長傷身故終其身而不知道也惜哉

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莫大于傷身而由獨擅之獨擅不仁之禍

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應前天子諸侯大夫庶人之爲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庶物失其道者死得其道者生

爲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其所爲事逆其道則敗順其道則成故

凡道之所在聖人莫不尊之者此也尊其道也今漁父之於道將釋吾之所有而經于之所有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是以敬也又何怪異

列御冠第三十二

雲間薛正平更生甫
石城紀青竹遠甫　仝較

雜篇至此而引列御冠之人將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汝保者此宜總括前篇庚桑之欲有尸祝以至孔子之尊漁父斯皆不能使人無汝保者故曰知道易勿言難也眞修之士設有一毫知識吐露不盡俱爲障道根本道者養身之具非所以養物也前不云乎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冱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驚道造至乎此方爲有得不然弊精神于蹇淺而欲兼濟道物其功外矣此莊叟之所以悲也語云行百里者半九十悲其末路之難也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之戒盡于此矣知道者宜乎處陰休影晦迹逃名養形忘利志道忘心陸沉于俗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之

謂大得也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矣學之者更當于此深思

列御冠之齊即列子御冠名也去齊中道而反至遇伯昏瞀人

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方自也奚自而反曰吾驚焉曰惡乎

驚曰吾嘗食於十饕而五饕先饋吾嘗過賣漿家食其十漿而以五漿

為饋吾是以驚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為驚已為何而驚曰以其

有諸中而形諸外夫內誠不解誠積未化○而言思恭貌思敬形諜成光容止

可觀周旋可則一舉一動具有光儀以是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不貴

老成而加敬于我而鼇其所患將恐不免齎其所患吾是以驚也下又一轉夫饕

人特為食羹之貨以貨人且無多餘之贏畜其為利也薄

而不厚其爲權也輕而無勢而猶若是而無猶以五漿饋而遺而邀約于我而況於至富極貴之萬乘之主乎以其身勞於國而知盡於事而不以聘幣徵求於我乎彼將任我以圖事而效我以功以功效責我此其所鑒患吾是以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觀至于此可謂善矣汝處已汝處身則善已尚未善物人將保汝矣人將以汝為師保矣無幾何而往皆之則戶外之屨滿矣及門之人衆矣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拄也杖蹷之乎頤以杖拄頤而皮皺也立有間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通賓客之人列子提屨跣而走急迎之不暇穿屨而以手提之徒跣而走暨乎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不發藥石以救正我乎

曰已矣止於此而已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必以汝爲師保矣果
保汝矣今而果然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
汝也汝既知保身自能保物是以人將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而焉用之焉用
師保爲哉感豫出異也凡感人悅豫由汝有異行彰灼于外也必且有感必且
自已胷中有所感發而後應之是搖而本性搖而本然天眞之性又無謂也與汝
分上又無益也與汝遊者又莫告也又無至言而盡忠告也彼所小言
以其言不入道爲小言雖有言者皆非中道之言盡人毒也中之者必被其疾莫覺莫
悟人不與告從何而覺已又不省自何而悟何相孰也誰問如何也汝與天下之人
巧者必勞而智者必憂雖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而遨

遊（也無所也無巧）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又何感祿出異保汲）（為哉虛而已矣）鄭人緩也（名緩）呻吟裘氏之地（緩讀書于裘氏之地）祇三年而緩為儒（以知儒得祿而）河潤九里（九親之閒里）澤及三族（父母）（妻之三族乃）使其弟（學）墨儒墨相與辯（緩既為儒而弟為墨二家之義孰正于其情孰偏于其理遂有爭辯父愛厥弟而助之）其父助翟（而爭之）十年而緩自殺（緩畜愁十年而自殺）其父夢之（緩見夢于其父）曰使而子為墨者予也（今既為墨矣）闔胡嘗視其良（何不一視吾之丘墓吾之墓木）既已為秋栢之實矣（而未嘗一看視亦太負義矣）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為儒為墨之）人而報其（為儒為墨之）人之天（性也性成者也非人與之）

也彼性故使彼而儒而墨夫人以已為有以異於人人不知儒之與墨皆出于天性而自以已為有教習之功以賤其親而云使而于為墨者于也是不知天性者也齊人之井飲者相捽也是猶齊人之汲飲于井者以地下出泉而以開鑿為功而柄捽責也不亦惑乎故曰今之世皆緩也為師保者自以為教習之功而不知其天性然者皆緩也自是有德者以不知德也而況乎有道者乎又何有于道古者以不知天性之人謂之道天之刑聖人安其性之所安性之所安者恬靜也眞率也不安其性之所不安性所不安者知思也巧偽也眾人安其性之所不安使人離實學偽性所不安也不能安其性之所安性之所安純實也此數語足上意緩蓋不安者也莊子曰知道易

勿言難道者無心而得此爲容易惟知止其所不知實爲難也知而不言是点言也所以之天也天何言哉知而言之言而非也所以之人也是以古之人天而不人者盖法天則北○此下言學屠龍者技雖巧無益于事要見知雖能無益于已朱泙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技雖巧而無所施縱巧何爲○此下言人不可自恃其有知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聖人以虛爲用知外物不可必不必恃以爲勝故動無不利衆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衆人恃其不可必之勝而必以爲勝故多凶也聖人以必不必者順於兵也故行有求無往不利兵恃之則亡衆人恃其兵之不可必必之敗亡之道也○又轉言聖人之道洋洋乎大哉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尚爾藏其用于無用以外物

爲不可必而況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苞苴包累醴物餽遺于人竿牘以竹簡爲書相問訊罷敝精神乎蹇流淺陋瑣屑細物而欲以兼濟道物至于太一形虛虛無無爲之地若是者小夫之知之人尚白迷惑而不知于宇宙之高下以其苞苴竿牘爲形之所累而不知太初之有無也又何能兼濟道物至于太一形虛之地哉言不能也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未始有物之先而甘恬瞑寂乎無何有之鄉也如水之流乎無形至人動乎無形者常發泄乎太清也泊然無爲而任其天行也悲哉乎列子汝爲知在毫毛之細而不知天地之大寧也又何以爲物乎言不能濟也○引曹商者笑知道之士卑下汙辱妄求富貴也宋人有曹商者爲宋王偃使于

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悅之秦惠王也更益其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巷困窘織屨槁項黃馘項瘦而槁耳黃而薄者商之所短也今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能破癰潰痤者痤亦癰類得車一乘能舐王之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耶豈舐秦王之痔也不然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可謂無恥而富者也○此下言人心險惡不可致以離實學僞魯哀公問於顏闔曰吾以仲尼爲貞幹貞固足以幹事國其有瘳乎曰殆哉圾乎仲尼方且修飾羽儀而刻其心畫志從

事華辭從事華美浮辭不求其本而以支分派別爲旨趣忍性以視
民强忍其性之自爲以視民而使民不知不信詐巧虛僞受乎心而不忩宰
乎神而不拔夫何足以上民不足以居民之上彼宜汝與彼若與汝
宜汝哀入公也予頗與不過予繼粟繼肉與之頤養之而已誤而可矣雖誤而不害于
事猶之可也令也使民離實樸之心而學其僞行以變其性非所以
視民也若爲後世慮不若休之而勿用也民難治也以變性離
賞之教施於人而不忩非天布也非天之雲行雨施布護萬物而無心也
商賈不齒商賈爲貨物賣則忩之矣而無返計之意今施于人而不忩所以不齒也雖以
事齒之知有仲尼而齒之神者弗齒彼既有心爲道則自已之神者亦弗弗齒也○要

見民知爭端矣施于人而不忘之人爲外刑者傷其身也金與木也爲內刑者變其性也動與過也小人務知小者近者動多過愆宵人宵人者非明正之徒學貌深情之人之離外刑者金與木考訊之離內刑者不肖之人外內不一思慮傷神是陰陽食之也夫免乎外內之刑者唯眞人能之眞人者歸精神于無始甘瞑于無何之鄉是以免乎內外之刑也○此下正見藻實學僞施于人而不忘之人也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可期而知也惟人不可知者人者厚貌深情貌厚看不穿情深測不透故有貌愿而益愿謹愨也故有貌若謹愿而中心盈溢者

○有內有所長而外若不肖者有順懁而達懁腹急也有外順人之懁

急而內實驕達者有堅而縵有外堅執而內散縵不持者有緩而釬有外爲和緩而內行釬急者故其就義若渴者必其去義若熱也人之情僞叵測不可不審也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遠而不携近使之左右而觀其敬邇而不偪煩使之而觀其能勤而不德卒然問焉而觀其知問一荅十巧言如流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千金一諾而無益言孔甘委之以財而觀其仁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告之以危而觀其節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雜之以處而觀其色冶容誨淫秉燭達旦九徵至不肖人得矣以此九事徵驗人之至不至則厚貌深情之人得矣○此下言人當以謙退爲主不宜以富貴驕人正

考父宋之公族孔子十世祖一命而傴曲背再命而僂曲腰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不敢當路孰敢不軌為其有謙德人亦不敢以不軌之事侮之也如而夫者以貴驕人之徒也一命而呂鉅驕矜貌再命而於車上儛乘車而軒儛三命而名諸父呼請父名孰協唐許協合也唐堯許許由皆崇高讓德者言考父與而夫誰合于唐許也○此毀言德非有心可立賊莫大乎德有心有心為德德之賊也而心有睫心有靈明之知自以為德而論人之不德是賊也及其有睫也知其為賊也而內視不役于外內視不寧而敗德已喪敗矣是以凶德有五中德為首何謂中德中德也者中心有以自好也好已之德以自見而吡必訾他也其人所不能為者

也以其自是而非彼攻之者非一故爲凶首○下言此個病根全在過人上人大抵過人者人恒忌之取於造物者多則造物亦必忌之此窮之所以不免也三者俱通達此個達亦是謙而受造物之益者此但論其理耳非謂八者皆窮而今之所謂達者皆此三等人也總之人當以謙讓爲德不可過人上人有以自矜之過也窮有八極以先極其美是以有窮達有三必必其有濟形有六府美美貌端嚴髯鬚髯飄灑長形體修長大軀幹肥大壯氣血強壯麗人物艷麗勇勇力過人敢果敢強禦八者俱過人也大抵上人者人必下之因以是窮緣循不能自立動多倚傍偃佒隨人起隨人倒困窘畏縮不若人三者以不若人而無矜驕斂慎之色是以俱通達內有知慧外多通達勇千好動多怨仁義外修故多責任仁義多責達生之情者傀傀大悟解之貌達生之情

者達此生是假假之而生是偶也達於知者肖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者至矣是以謂之肖達大命者隨將遊于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鼠肝蟲臂任之而已故曰隨達小命者遭死生得喪窮通夭壽付之無可柰何任其遭際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穉莊子見莊子而有驕穉之色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緯織也蕭荻蒿也以此爲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鍛碎其珠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言無遺類矣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

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爲韲粉矣尙奚微之有哉○言人之無道德而有富貴者是偷其貴富也又何可以驕人于白日乎不可也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爲孤犢其可得乎言人不可以爲富貴而傷身也○此下言此身與天地萬物同體天地萬物即我我即天地萬物無有長短彼此高下以爲已之是他人之不是奪彼以與此是偏曲也不正大也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爲棺槨以日月爲連璧星辰爲珠璣萬物爲齎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以此爲殉葬無不備何以加此無以加于此矣生以天地萬物爲吾養死亦歸之于天地萬物耳原無有也

（也何以葬爲）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爲烏鳶食在下爲螻蟻食（烏鳶螻蟻一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偏則與天地萬物不一體矣就有高下有貴賤有彼此便不平矣）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若以已之不平而欲平人其平也終是不平有心爲德有心行道是不平也非天布也）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若以已之不徵而欲取人之徵其徵也終是不徵）明者唯爲之使（天下多得一察之明以自好之人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者唯爲之使耳故不足徵也）神者徵之（惟不用知而用神者徵之是無徵之徵也其徵也無徵其平也無平）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明之所及不過周知天地萬物之情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達近幽深無入而不自得也）而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恃其所見幾何而欲以言

教人以德臨人用**其功**于**外也**不修巳之身養自巳之神而欲徵諸人用其功于外也

不亦悲乎不亦悲乎者悲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爲使後世之學者不幸而不見天地純一不巳之道德也悲夫

天下第三十二

泰和蕭士瑋伯玉甫
嘉禾譚貞默梁生甫　仝較

雜篇至此而言方術者以見道之雜也夫道一術者大而無外小而無遺今天下之治道術者恃一察之明各自以爲至而不知是卷道術而爲方術之不該不偏一曲之士也是以莊子不得已恐後世之學者不幸而不見天地之大全故歷叙百家衆技之說以聽明邪正騂頭之有差別使學者知有大道之鄉而不迷于曲學阿世自私自利之說以喪其真此書之所以作以見巳之學一皆本于道德而非方術將以救世也若徒騁其才辯而不安于身心性命之實德是求其功于外而不能處陰休影處靜息迹絕力而死也悲夫故此篇乃本經之末序其著書之本旨也

天下之治方術者道術之局于一方者多矣非一種也皆以其有為為所欲為而自以為至不可加矣既具日于聖誰知烏之雌雄但不知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在內聖外王在百家衆技曰無乎不在既無乎不在然則曰神何由降何由而降謂之神明何由出何由而出謂之明聖有所生何所生而謂之聖王有所成何所成而謂之王○既道無不在皆原於一神之與明王之與聖自何而別○釋上古之道術無乎不在不離於宗命物之化而守其宗者謂之天人以虛無無為為宗稟不離於精形全精復與天為一精而又精反以相天者謂之神人不離於真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不喪巳于物不失性于俗謂之至人以天為宗以德為本以生物之德為根本以道為門

（以虛無入出爲門戶）兆於變化（兆朕也兆于陰陽變化發育萬物乘天地馳萬物用人羣之道者）謂之聖人以仁爲恩以義爲理以禮爲行以樂爲和（修仁義治禮樂興教化上以忠于世王下以化于齊民）薰然慈仁謂之君子以法爲分（分貴賤）以名爲表（辯等列）以操（存）爲（考）驗以稽（察）爲決（斷）其數一二三四是也（先後具有定數彼此不得而相越）百官以此相齒（而有尊卑先後之序）以事爲常（各以事任爲日用之常務）以衣食爲主（各以衣食養身爲主）蕃息蓄藏（蕃衍子息蓄厚深藏）考弱孤寡爲意（老者安之弱者扶之孤者撫之寡者養之○此）皆有以養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備乎（上古之人備乎天神至聖君子之道術矣以其）配神明（合神明之變化）醇

天地（醇天地之大美生）育萬物和（調）天下澤及百姓（者尤其）明於本數（明白于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也）係於末度（三軍五兵之運敎之末也）

（明于天通于聖）六通四闢（于帝王之德者）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也古之道術其運無乎不在者皆原于一也）其（顯）明（昭著）而在（帝）歷（書）數者（此不必言也）舊法世傳之史（其舊所行之法史籍）尚多有之（此不必載也）

其在於詩書禮樂者（乃先王經世之迹）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不詳述也）詩以道志（詩之也志之所之也）書以道事（尚書尚上也以堯爲上茫而書其時事也）禮以道行（禮體也得其事體以行也）樂以道和（樂之中和也）易以道陰陽（易者易也變易也不易也光明四通簡易立節此其易也變易者氣

也天地不變不能通氣五行迭終四時更廢能消者息必專者敗此其變易也不易者位置也天上地下君南面臣北面此其不易也故易者天地人之道也陰陽也陽道純而奇故上篇三十以象陽陰道不純而偶故下篇三十四以象陰也譬之耳目口鼻或時用耳或時用目適時之用耳不爲無用也春秋其春秋之迷也邪正之迹明而考焉皆當言春秋者温凉中象政和也故舉以爲名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施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道謂賢道謂聖道其道道其德也○淯乎天下大亂賢聖不明人皆以爲堯舜謂爲堯舜也道德不一人有其道德謂一其德也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百家衆伎之流多得一察之明以自見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各私其事不能相通不能互相通融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

長互有一已之長時亦有所用耳雖然時有所用不能該涉不相遍

徧祇為一曲之士也非通道合德者也判天地之美天地有大美而剖判

之析萬物之理萬物有成理而分析之審察古人道德之全寡而差別之

○自以為能備於天地之衆美稱適神明之德容是故內

聖外王之道幽闇而不明徹鬱閉而不顯發天下之

人如墨翟禽滑釐之流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術悲夫百家

衆伎支流派別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必不合而為二矣後世之學者

不幸不見天地之純純一不已之至德古人之大體古人混合天地

之大體道術將為天下分裂而為百家衆伎之方術矣○上統論其不合下又分

釋不示奢侈于於後世不綺靡於萬物不暉於度數不以禮樂度數爲繹權以繩墨自矯守繩尺而不自矯而備世之急周備世之所急而以自苦爲至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盖道以恬惔爲宗以儉嗇爲寶墨翟宋大夫禽滑釐墨翟弟子聞其風而說之爲之大過過于繩墨自矯已之大循順以不侈不靡不暉作爲非樂作非樂之書命之曰節用篇名節用書中之旨大都生不懽歌死無服喪墨子汎愛兼利而非鬭愛利爲心而無非鬭其道在不怒又好學而務博不異不異于衆所以無非鬭也亦不與先王之道同是以毀古之禮樂以其生不歌死無服是以毀古之禮樂也黃帝有咸池咸偏也言其德無不偏也堯有大章

章著也言其德無不著也舜有大韶韶紹也言其德能紹堯之道也禹有大夏夏大也言其德能大中國也湯有大濩濩護也能使天下得其所也文王有辟雍之樂辟雍學名言文王之德雍雍和遜也武王周公作武大武之樂言其德能武功也古之喪禮喪禮者喪葬之禮儀也孔子舍于衛見送葬者曰善哉為喪乎可以為法矣其往也如慕其返也如疑禮為可傳也為可繼也故哭踊有節斯之謂禮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歛手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貴賤各有儀則上下有差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夫子制于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桐棺以桐木為棺○外棺也以為天下法式

吾恐墨子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法懸以此自行固不愛己以善

未敗墨子道天下之禮樂庶及數未必皆敢于墨子之道雖然生當歌而非歌死當哭而非哭喜當樂而非樂是果類乎果類于人情之道乎言不類也

其生也勤好學而博不異其死也薄桐棺三寸而無槨其道大觳觳枯槁而無潤澤也常使人憂憂悒不樂使人悲悲哀慘怛其行難爲也難乎

其爲行也恐其不可以爲聖人之道堯之治天下也使民欣欣焉人樂其性今

反天下之心爲所難爲行所難行天下不堪不堪其行墨子雖獨能任持不失而行之其奈天下後世何其所行之道離於天下離立也其去先王之道也遠矣恐不可以爲法式也○墨子之墨生也勤其死也薄者何也

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湮塞也決江河決疏也而通四夷九州也夷者傳狄無禮義故名夷夷有九種此言四夷者該東西南北而言也九州者青揚雍豫徐等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橐盛土器耜盛水器而九率應工雜治天下之川腓無胈脛無毛言其勞也沐甚風櫛疾雨言其勤也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尤形勞天下也如此而況我乎而不勤且儉也是使後世之學墨者多以氈裘毛褐為衣以跂木屐蹻麻屩為服不侈于後世不靡于萬物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為盡理之極曰不能如此儉嗇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不謂墨子之道也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

徒欲出五侯之門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三子之屬俱
誦墨經各守其說而倍加詭譎各有不同相謂別墨俱與墨學相別以
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堅守其白而合同申人之異論者相爲詆訾也以觭
偶不仵之辭相應不仵者不異也觭偶本異而爲不仵之辭以相應合以巨子
爲聖人號其墨道成者爲巨子謂聖人皆願爲之尸尸人皆祝之冀得爲
其後世續其道派以傳其業至今不決不絶也○下斷結墨翟禽滑釐
之意同于聖人之勤苦則是其行爲之太過已之太甚則非也將使後
世之爲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胈脛無毛祇相進其勞苦
而已矣止于此而矣非所謂禹之道也○以此而欲行之于天下亂民之上也治

民之下也雖然墨子眞天下之焉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恐求之而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雖極其枯槁而不能自舍才士也夫墨子以此道敎人而人宗之若是亦所謂才士也夫不累於世俗不修飾於物不苟取於人不忮害於衆願天下之安靜寧謐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不求贏餘以此白心白其心志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道以修已安人爲事故宋鈃尹文皆齊宣王時人聞其道之風而悅之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華山上下均平作冠象之用以自表接萬物以別白寬宥爲始語心之容言人心量要以寬大容畜爲主命之曰心之行以聏合驩聏和也謂和萬物而合之以驩也以調

海内以此而能均調天下者請欲置之以爲主以爲行道之主見侮不
辱雖見侮于人不以爲辱救民之鬬止民之鬬禁人之攻伐寢人之兵革以
救世之戰爭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上以說其主下以教其民
雖天下不取不取其道不行其術猶强聒其耳而語之不舍者也故
曰上下見厭而强見也上厭其道下厭其術而强以自見所謂見侮不辱也雖
然其爲人太多止鬬侵兵是爲人太多也其自爲太少曰請欲固
置五升之飯足矣今其言曰每日但得五升之飯師與弟子共之足矣先生恐
不得飽宋鈃尹文稱能調海内者爲先生自稱爲弟子弟子雖飢不忘天下
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言曰我之自苦如此者意是必欲得久活之道哉

圖傲乎救世之士哉傲者驕之也意謂我覩圖外此驕在救世而自利之人哉所以

自苦也曰君子不爲苛察務責怨也不以身假物假物以自利以

已所爲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所以爲人太多自爲太少也其

大肯以禁攻寢兵爲外務以情欲寡淺爲內得其小大

精粗雖不能詳盡其所爲之行適至是而止止于禁攻寢兵清欲寡淺而已

非所謂道也公行而不偏黨平易而無私曲決然無主遇事

決意而行不先立主宰趣于物而不兩行不顧於思慮不謀於

知得於物無擇物無美惡不擇善否與之俱往與之偕往古之道術

有在於是者道有廓然太公物來順應故彭蒙田駢愼到聞其道

風而恍之齊萬物以爲首無小大無貴賤精麤一致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道不可言言而非也所以不辯也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所以齊萬物也故曰選則不徧物本自全何待于選選則有高下長短之不徧者矣教則不至教則不至者言物各具其天性之良能不待于教而使之然則吾之教有所不及者矣故曰教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一皆歸之于道則無遺棄之物也是故慎到棄智去己棄智慮去己是而緣于不得已而順承之泠汰於物清泠其心汰去物欲以爲道理曰知不知其自分別曰何者爲知何者爲不知將薄于知而後鄰傷之者也近于傷之者也謑髁無任謑髁謹刻

也謹刻獨行無爲事任而笑天下之尚賢任事也縱脫無行縱放脫畧
不事行儉而非天下之大聖之爲行也椎拍輐斷刑截者所用之物刑其知
思截去巳是與物宛轉而緣于不得巳○以其選則下徧是以舍巳之是與人之
非苟可以免傷于物也以其教則不至是以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魏
然而巳矣兀然處其身而巳矣無他能也推而後行曳而後往二句言其
無能事任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二句言其縱脫無行若磨石之隧
言其不師知慮不知前後兀然而獨巳矣全而無非是以得自全于世而無非○雖謑髁無任是
縱脫無形而與物宛轉舍是與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以是苟可以免也
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巳之患不立巳是之患無用知之累

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以其選則不徧教則不至動靜不離於理也是以終身無咎無譽故彼常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為也何也言其道在無知夫塊不失道塊然如土而亦不失其常道也豪傑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適得怪異而已安所謂之道田駢亦然亦如慎到學於彭蒙以彭蒙為師得不教焉不待言教而自然契合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非之與是如風之過耳其風窢然窢然而已窢逆風所動之聲惡可而言也是以常反于人不見觀不見取人之觀聽而不免於魭斷亦未免宛轉遷就而魭斷無圭角也其所謂道

非道非世人之所謂道而所言之韙縱有所言之是而不免於非不免以爲非也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道無不在而云土塊不失道是不知道也雖然但不至于道而已槩乎皆嘗有聞者也有聞于道者也以本爲精以宗本爲至精而不雜以物爲粗以外物爲麤弊而不積以有積爲不足天道運而無所積淡然獨與神明居淡然無欲胸中洒洒而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有在于淡然無欲而獨與神明居者關尹關令尹喜字公慶老聃姓李名耳諡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立身于無何之地主之以太一太一通之大陰解之大定持之是主之太一也以濡弱謙下爲表道虛而用之或不盈是以柔弱處下爲表幹也以空虛不毀壞萬物爲

眞實是不壞世相而成實相者若毀便成斷滅頑空矣關尹曰在已無居無居無所住也不住于物也形物自著形形物物莫非已心之顯著故其動若水隨緣應現其靜若鏡而不留迹其應若響如空谷答聲隨感隨應芴乎若亡而存寂乎若清而神同焉者和彼此同然而無分別是以和也得焉者失以有得爲不足以爲之失未嘗先人人皆取先已獨取後而常隨人常和而不倡

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雄守雌以柔弱處下而爲天下谿也知其白守其黑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是謂光矣而不耀仁常而不居虛之至也爲天下谷故人皆取先已獨取後亦是未嘗先人而常隨人之意曰受天下之垢知白守黑知雄守雌是受天下之垢也人皆取實有之以爲利

已獨取虛無之以爲用無藏也故有餘既以與人已愈有巋然而有餘獨立自足之貌其行身也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所以徐而不費不勞其形也無爲也而笑巧刻雕衆形而不爲巧人皆求福自足故不祈福已獨曲全曲全故不招辱曰苟免於咎而已不求福也以深爲根微妙玄通深不可測故以深爲根也以約爲紀治人事天莫如嗇故以約爲紀也曰堅則毀矣解其紛也銳則挫矣挫其銳也常寬容於物而無迫隘豁刻之行不削於人可謂至極之妙道矣故復贊之曰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眞人哉道之大無以加于此矣博大眞人哉○上明關尹老聃極于道術下莊子遂[illegible]承之以明已之道術本乎老聃關尹非他等之方術也寂寞無形虛而無象是以入有出無變

化無常也死與生與（不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天地並與（天地同體）神明往與（游乎萬物之所終始）芒乎何之（往來焉不知所之）忽乎何適（去而來莫知所止）萬物畢羅（包羅萬象）莫足以歸（物物一體何所歸宿）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著而為書）以謬悠之說（虛謬悠遠之說）荒唐之言（不經人道語）無端崖之辭（以汪洋無際無端倪之辭）時恣（肆）縱（放）而不儻（然自立）不以觭見之也（亦不以觭角不合見之于人也）以天下為沉濁（沉于五濁）不可與莊語（不可以端莊之語道也故）以巵言為曼衍（以行其言）以重言為真（借重他人之言以為實）以寓言為廣（寄寓他人之言以廣其意）獨與天地精神往來（獨與天地相為

遊行我之精神即天地之精神天地之精神即我之精神也而不敖倪於萬物天地萬物一體所以不敖倪也不譴是非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既無責于人人亦不責也是以與世俗處而無競也其書雖瓌瑋竒特而連犿無傷也宛轉相從之貌既相從順而不違于物雖瓌瑋而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諔詭可觀其辭旨抑揚參差而滑稽譎詭之中有可深思自得而有可觀者○上明所註之書下言胸中所得之實彼其充足純實自有不可以已者此書之所以作也上與造物者遊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爲友而不傲倪于物也其於本吉也弘大而開闢幽深閎放而恣肆其於宗趣也可謂調達開適而上遂矣遂于大明之上矣雖然其應於

化應變無窮而解於物也解于萬物之係累其理淵玄不竭求其本來則不蛻所自○此畫閟達幽深冒中所得芒乎昧乎未之盡者豈言

說之所可能盡故曰未之盡者○書至此而以惠施爲結者要見有才之士當用之于道術不當行之于方術也

惠施之書多方不成一家其所著之書有五車其道舛錯駁雜不純乎一其所言也皆詭怪不中于理厤物之意歷舉其辯物之意有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既謂之一則無小大于一之中又分大小便不是大同之意矣至小無內謂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又云起于形色之表至細至微本不可積若形形色色積而充滿天地何嘗千里也天與地卑天地陰陽之氣交合而成物亦可言卑山與澤平澤氣可通于山亦可言平日方中

方睨 日方中之時側而睨之則非中矣 物方生方死 物方發生其根必前日之死者也 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 大同其謂一氣混茫分爲四時以司化權而萬物于中生長收藏畢同畢異小同異謂如梅先而李後草夭而木喬 南方無窮而有窮 南陸本無窮謂之方則有窮矣 今日適越而昔來 適越者今日起行而心已昔日先之矣 連環可解也 兩環相連必各自爲圓 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 東看則西南觀成北各以其國爲中也 氾愛萬物 天地雖大而以氾愛觀之則天地亦萬物中之一體耳 天地一體也惠施以此爲大觀於天下 謂得天下之大觀 而曉辯者 敎人競辯 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 天下好辯

之士相與樂而宗之如稷下之流是也◯范無隱與門人嘗論此云恢詭譎怪道通爲一存而勿論可也何者此本非南華語是其所屬舛錯不中之言惡用强解爲

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爲羊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蹍地目不見指指不至至不絕龜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爲圓鑿不圍枘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白狗黑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好辯之士日與惠施相應荅終身無窮如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各以善辯爲名飾人之心飾非以亂人之心易

人之意〔反易以變人之意但〕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是〕辯者之囿也〔人囿于言辯而不知道之本源也〕惠施日以其知〔之所知〕與人之辯〔别〕特與天下之辯者爲怪〔天下之辯者亦以惠施之言爲譎誕而不明于理也〕此其柢也〔大抵如此而已不足稱也〕然惠施之口談〔如懸河之决能奪衆人之席〕自以爲最賢〔賢于他人也〕曰天地其壯乎〔其自言曰似我之辯天地天地其壯大增輝乎〕施存雄而無術〔施知存雄而不能守雖欲以勝人爲名心〕〔莊子意謂惠施雖自以爲高而實無學述也○下引黄繚爲問者以見惠施之才騁蕩而無益于已也〕南方有倚人焉曰黄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信口而道合譬僞辯〕徧爲萬

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爲寡寡少而不益之盡其言也以怪以反人爲實餙人之心易人之意欲以詭怪之辭反人人爲實也而欲以勝人爲名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也是以與衆不適也弱於德反人爲實是弱于德也強於物以勝人爲名是強于物也其塗隩矣隩者幽闇也言惠施所行之塗何不遵明白正大而趍幽隱僻也由天地之道由天地高明廣大易簡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蚊一虻之勞者也何以言天地其壯乎其辯於萬物也何庸何補于物何益于世夫充一尚可言惠施之才施之天下充一尚可曰愈貴道幾矣而曰愈貴于道則危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寧不能自安其一偏之見自以爲有學術而著書五車散於萬物而不厭

卒以善辯爲名名其善辯而不名其有道術也惜乎惠施之才有如是之才駘蕩而不得而不自有實得逐萬物而不反馳逐于萬物而不知反其本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悲夫者悲其不能虛靜以休影虛靜以息迹也

莊子通篇敘其著書之本旨一皆本于老子而以惠施駁雜之辯末而出之者惜其才之駘蕩而不謀道流入嘵嘵辯口于無用之地而不自知猶以爲得是窮響以聲競走以影絶力而死也悲夫以警夫世之人有才不用于身心性命之道德而多方于聰明之用者之誡也悲夫

跋

莊子之書一篇一意也三十三篇一氣也解者每於過文血脉處或義絶而上下不相蒙或文斷而彼此不牽合故不肖止于斷處絶處疏暢其氣義使相聯貫庶合道真而已非敢爲存著作以要虛譽也若曰今山不及古山之高今海不及古海之廣則仲

尼已不見重于當時太玄世傳于比肯世之重所聞輕所見者非一世之所患也詩不云乎禮義之不愆何恤于人言顧聖人有所不知匹夫誤有所達爲幅寫一通藏之以待陸績君山耳旦暮之遇譬之鼓瑟求竽安得聲氣之類也夫安得聲氣之類也夫